

评书《聊斋志异》

婴宁

齐信英 讲述
李作霖 整理

39.87

中国曲艺出版社

晏 宁

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25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\frac{1}{4}$

1981 年 6 月第 1 版 198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40,000

书号 10227·008

定价 0.15 元

出版说明

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问世以后，从清末就有艺人编成评书讲述，经过历代艺人敷演，留传下来一批不同流派的评书讲述本。这些讲述本大都保留了原著的现实主义精神，充实了大量细节描写，在刻画人物、铺叙故事、运用语言上更富于民间口头文学色彩，有的并对原著有所发展和创造。应读者要求，本社将陆续出版传统评书《聊斋志异》若干篇目的单行本。

《聊斋志异》暴露封建制度的黑暗和官吏、豪强的残暴，大多假托神鬼妖狐故事。在人同“异类”的关系后面，掩盖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。这样用寓言式的曲笔搜神谈鬼，闪耀着民主性的光华。当然，作者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还不能认识和触及封建制度的本质，看不到改变现实的出路，对某些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（如君权制、一夫多妻制等）也是肯定的。改编的评书本，自然也不能完全脱出原著的局限，这在阅读时是需要注意的。

《婴宁》是《聊斋志异》中的一段，说的是在山东省莒县罗店村，有个书生姓王，名叫子服。王子服从小父亲故去，跟随母亲过活。这个孩子非常聪明，七岁吟诗作赋，十岁通晓音律，十四岁就中了秀才，琴、棋、书、画样样全行。方近左右提起王子服，没有一个不夸的。老太太更是把子服看得如同掌上明珠，脑袋顶着怕摔着，嘴里含着怕化喽，怀里抱着怕热着，背上背着怕硌喽！子服要星星，不敢给月亮。老太太拿小子当闺女养活着，没有管家陪着，连远门儿都不让出。真不知怎么疼爱才好了。老太太给子服从小定下了一门亲事，是谁家的姑娘呢？就是本村后街萧家的大姑娘。

这一天，王子服早晨起来漱洗已毕，离开了书房到上房给母亲问安。老太太随手拿过来一张讣文，叫声：“子服呀！你看看，这是谁家又死人啦？”子服当时把讣文打开一看，原来是萧家大姑娘死了。由于是姻亲的关系，后街萧家当然不能不通知王家一声。子服看见讣文，不由得鼻子发酸，跟着眼圈儿也红了。老太太心里直纳闷儿，这孩子怎么看着讣文不言语呀？又叫声：“服子。到底是谁家死人啦？”子服这才答话：“啊！妈，是萧家大姑娘死了！”老太太一听，也吓了一跳：“啊！什么？萧家大姑娘死了！一直没听说过她得什么病呀！要说起来真是可惜呀！那姑娘真是人有人才，文有文才，越长越有出息。你看那小模样儿：发秀天然，黑中透亮；面皮红润，白中透

粉，粉中透嫩；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。她是不笑不说话，一笑两酒窝儿呀！论身量是中等身材，四体匀称。往那儿一站，好比是一朵出水的芙蓉。再说姑娘手巧，那也是百里挑一：上炕一把剪子，能够大裁小剪，针拉锁扣，描龙画凤；下地一把铲子，蒸打烙烤，煎炒烹炸，做得一手好饭菜。什么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都能读得下来。噯！看起来真是好人不长寿哇！”老太太再一看子服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心想我别夸啦，常言说，对死去的人越夸，活着的人越想，心里就更不好受。我还得安慰子服几句：“服子！这不你也全知道了嘛！可千万别往心里去，别难过。该是鸳鸯棒打不回，是亲不散。既然萧家大姑娘死了，那就说你俩没有缘份。今后，咱们再找，就凭咱们家，虽然不算什么富贵人家，可也是自己有房子有地，一年打的粮食足够吃的。你又是咱们全县头名秀才，另提门亲事，我看还是不算什么。在方近左右可以说句大话，由咱们拣样儿挑。得啦，待会儿我让老管家到后街萧家行个人情也就是啦！没什么事儿，你也回书房歇息去吧！”

到了晚上，王子服躺在床上寻思。后街萧家为超度大姑娘亡灵，和尚正放焰口，随风传来一阵阵忽强忽弱的乐声：“点儿点儿咚，点儿点儿咚，点儿点儿咚点儿咚点儿咚；茄楞茄，噤噤噤，茄楞茄噤噤噤！”子服这心里头就好象托块凉粘糕，上也上不来，下也下不去，觉着堵得慌。说实在的，他跟萧家大姑娘并没见过面，只是听说萧家大姑娘貌美贤淑。当然听说这样一个好姑娘，而且又是自己没过门儿的媳妇突然夭亡，这事轮到谁，谁心里也不好受。由打这天起，子服总是闷闷不乐。老太太也看出来了，让老管家百般劝解，也是无济于事。

这一天，正是正月十五——上元佳节。王子服有个姓吴的表哥，到家里来给老太太拜个晚年。他到了上房给老太太行完礼，彼此寒暄几句家常话儿。紧接着老太太可就把萧家大姑娘死后，子服心里不痛快的事说了一遍。吴生听罢，说：“真有这么事？看来我表弟也太多情了。”“谁说不是哪！你们哥俩儿不错，你到书房再劝劝他吧！”吴生点头答应：“姑妈！我们哥俩儿最要好不过，他听我的。您就放心吧！这事全交我啦！”

吴生说罢离开上房，来到书房一瞧，王子服正躺着呢！“咳！表弟，我看你来啦！”子服一看是表哥来了，赶紧站起来给表哥行礼。表哥也以礼相还：“免礼，免礼。”二人分别落坐以后，吴生说：“表弟，我听说你最近有点儿不大舒服，是吗？”子服脸一红，觉得不大好意思，忙说：“啊！……也没什么。”“没什么就好！什么事可都要往开了想，要注意身体呀！我姑妈也是，老不让你出门儿，这不太象话。你看今儿天多好哇！就别在家里闷着啦！你知道今儿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正月十五——上元佳节，娘娘庙开庙门儿。我来的时候，看庙会上人山人海。这么办得啦！咱哥俩儿也到庙上绕个弯儿，溜达溜达。你心里一痛快也就好啦！”子服说：“表哥，我……今儿真不想出去。”“噯！在家里呆着干什么呀？走吧！”这位吴生是连拉带拽，子服没办法，只好答应。跟着表哥来到上房禀明老母，离开了家门。他二人是边走边说，溜溜达达奔娘娘庙走来。

哪知道刚出了村口儿，打对面跑来一个人，冲着吴生就喊：“哎哟！大爷，可找着您啦！家中有急事，让您赶紧回去。”子服一看来的人，是青衣小帽儿，四十多岁，跑得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。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表哥的大管家。吴生忙问：“有

什么事这么要紧呀？”管家答道：“大爷。是跟您约好了的，有笔大生意。人家掌柜的来啦！说非跟您本人谈不可。我是到处找您，正好碰见了，您就赶紧回家看看去吧！”吴生心想：嘻！怎么这样巧哇？我今天本想陪着表弟逛逛娘娘庙，偏巧家里又来人了，这可怎么办哪？子服一看表哥很为难，就说：“表哥。既然家中有急事，你就先回去吧！正事可不能耽误哇！我没事儿，一个人到庙上溜达溜达也没什么关系。”吴生说：“那多不合适呀！我既然把你约出来，剩下你一人，万一要有个什么闪失，我怎么对得起姑妈呀？”“没事儿！我又不是小孩儿，我自己到庙会上玩一会儿，回家就是了。你放心吧！”哥儿俩再三推让，吴生只好跟着管家抄近路回去了。子服也就顺大路，奔娘娘庙方向走去。

今天，天气晴朗，庙会上是游人如云。红男绿女挨肩擦背。有的手捧高香，有的带着供礼。王子服顺着大路、随着人群朝娘娘庙走，虽然离家最多也就七、八里地。可是平常他不怎么出门儿，又是个念书的秀才，走了几里地就觉着有点累得慌。看道边有块大青石，他掸了掸土坐下来休息休息。刚坐下来功夫不大，就听见一阵女人的爽朗笑声。喂儿喂儿喂儿喂儿！他顺着笑声这么一看，见大路上一前一后走过来两个年轻的女子。前边的这个女子，是中等身材，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漆黑的发髻，留着刘海式的头发帘。往脸上再这么一瞧：嘿！长得别提多好看啦！上宽下窄瓜子脸，两道细眉、一对杏眼，高鼻梁儿，樱桃小口，香腮带笑，二目含情。两只元宝耳朵，带着一对八宝连环坠儿。身穿一件玫瑰紫色的长袍儿，外罩一件桔红色的坎肩儿。下穿一条翠兰的百褶长裙儿，直铺盖到脚面。挪动两只金莲，似乎不是走，好象是跑，步伐轻盈，

身形袅娜。手里拿着一只干枝儿梅，一边闻一边笑。后边的那个女子，穿着一件桃花色的长袍，外罩一件绛紫色的坎肩儿，下穿一条葱心绿的百褶裙儿。金莲挪动，紧紧跟随。看样子象个丫环。这子服当时都看傻了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这两个人，忘记了周围的一切。那个丫环打扮的姑娘跟子服一对眼光，转身就叫声：“姐姐，你看道旁那个人，两只贼眼直勾勾地瞧着咱们，准不是个好人！”前边的那个姑娘回过身来一看子服这模样儿，立即收住了笑声，把脸一绷，顺手把梅花儿扔在地上。一扭脸儿，眼儿眼儿眼儿地放声大笑。两个人又一前一后，走啦！王子服赶紧站起身来，从地上拾起那枝梅花，把上边的土吹了又吹，掸了又掸，左看右看，心里美滋滋的。再瞧那两个女子，早已经走远了。她们碎步前移，行如风摆荷叶，长裙儿飘摆，好似驾着五彩祥云。子服把梅花藏在袖筒里边，紧紧追赶这两个女子，一路奔娘娘庙走来。

越往前走，人越多。在大道两旁全是些做小买卖的：一家儿挨一家儿，一份儿挨一份儿。这边是卖烧饼、果子、豆腐脑、老豆腐、粘糕、元宵、糖葫芦的；那边是卖香蜡、纸码、灯笼的，还有卖大姑娘、小媳妇、老太太戴的各种绒花的。你买我卖，人声嘈杂。这边喊：“请高香了，请高香！我这儿的香干。”“哪位戴朵大绒花吧！”那边叫：“烧饼、麻花、老豆腐！”“肥卤鸡、五香驴肉！”……嘿！卖什么的都有。王子服随着人群，好不容易挤进庙门儿。庙里香烟缭绕，供品摆满桌案。有求签讨符的，也有烧香还愿的。真是人山人海，拥挤不动。王子服是什么也顾不得看，在庙里来回转圈，就为找这两个女子。他转了足有四、五个来回儿，可连她们的影儿都没见着。眼看着天快黑了，做小买卖的全收摊儿啦。他无奈长出一口气，心里好象

丢了什么似的，慢腾腾地往家走。

等王子服到了家，已经是繁星眨眼，明月高悬，户户点起了灯火。他来到上房给老太太行礼，这时老太太急得在屋里正转磨哪！一见子服忙问：“哎呀！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，你表哥呢？”子服说：“妈，我表哥回家去啦。我们刚一出村口儿，他的管家说家有急事，把他叫回去了。”“哎哟！那你一个人上哪儿去啦？”“我一人到娘娘庙转了一圈。”老太太一听是他一个人去的，吓得直喊：“阿弥陀佛！总算平安地回来了，真是老天爷保佑。你饿不饿、渴不渴呀？来，先喝杯茶吧！”王子服这会儿又渴又饿又累，但他什么也不想吃，跟老太太敷衍几句，回到书房就躺下了。老太太赶紧让家人包了碗馄饨，送到子服的床前，子服勉强吃了两勺，就放下不吃了。

从打这天起，王子服可就病啦！病情一天天加重，最后病得卧床不起了。老太太急得束手无策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老管家赶紧请来了大夫，老太太陪着大夫走进书房。子服一看这位大夫有六十多岁，高身量，光头没戴帽子，发髻高挽，金簪别顶；身穿宝兰缎子长袍，腰系鹅黄丝绦；足蹬福字履鞋，白袜子到膝盖；往脸上看两道浓眉，鼻直口方，三缕黑胡须，精神饱满。他走进书房是彬彬有礼，睁二目把屋里打量一番。他琢磨什么呢？这大夫琢磨屋子，可不是要偷东西。中医大夫看病，讲究望、闻、问、切。什么叫望哪？望就是看。看什么呀？看病人是躺着，还是坐着呢？看病人的姿态，脸上的颜色。看看床头有鞋没鞋，鞋后跟儿是立着，还是倒着呢？再看看桌上摆着什么药品，有没有剩饭？病人喜欢吃什么样的水果？……这样，就能知道病人病到了什么个程度，厉害不厉害，落炕没落炕。闻哪？就是闻一闻屋里的味道。如果屋里有一

股酸臭的发酵味儿，再一看鞋上有溅的白点儿，这就说明病人呕吐过。如果闻见有药味儿，就能判断病人服过一些什么药物。问，就是问病人话。问问病了多少日子啦？哪儿不合适呀？吃过些什么药？现在觉得怎么样，想不想吃东西？……再就是和病人家属谈话，从中了解些病情。比如说：病是怎么得的呀？都有些什么反应？病后的脾气怎么样？什么叫切哪？就是看病诊脉，用三个手指摸脉找寸、关、尺，探查他的五脏六腑——心、肝、肺、脾、胃、肾。根据望、闻、问、切，综合确诊下药。不能说十拿九稳吧，去一、两趟吃上两、三剂药，病人也就好啦！即便是病人不行啦，病入膏肓，大夫也不能说出什么来。安慰病人和家属几句，临走还得开个方子。有时候也没开药。叫买些苹果、梨、桔子，还有核桃、大枣、海棠、山里红。病人吃了，没有什么大好处，可也没什么害处。本家儿高高兴兴把大夫送走，还得给车马费。这是真正的高明大夫。可也有一种大夫，有点儿瞎摸海大晕头。他用手一摸病人的寸、关、尺大方脉，脉全散了。这是绝脉上来了，说明病人已经不行啦！这位大夫当时脸也变色了，腿肚子也转筋啦，说话声都差啦：“哎呀！完啦，完啦！你眼看就玩儿完了！”你再看那位病人也真对得起他。“噢，我要完啦！”当时喂了一声，咽气啦！嘿！还真完啦！你说这病人是病死的，还是让大夫给吓死的呀！这大夫不但一分钱也拿不走，本家儿还得拉他去打官司。咱们单说这位老中医。他通过望、闻、问、切，摸子服的大方脉，看脉象的浮、沉、迟、朔，心里明白了八九不离十。这是心病所致，心病还得用心医呀！明知医药不济，可是还振振有词地说：“病人精神恍惚，食欲不振，乃是气血两亏所致。必须以补气养血、安神开胃之法治疗。”随手开了个药方，递给老太

太。老太太多少认识些字，一看药方上写：人参、桂圆、灵芝草；佛手、冬虫和鹿茸；赤芍、白芍、熟地；远志、硃砂、鹿角胶。一共十二味草药，外加一盒山楂丸。老太太知道这些草药全是贵重滋补营养药，山楂丸又挺好吃，心里非常的高兴，暗暗地佩服大夫，真有妙手回春的本事。当即让老管家取来一个足有半斤重的银元宝，亲自送给大夫做车马费。送走大夫，又赶紧让管家派人把药抓回煎好，亲自给儿子服用。子服一连吃了三付，一点儿不见起色。老太太一看医药无效，又让老管家去求神问卜，烧香许愿。干脆这么说吧，全都是瞎子点灯——白费蜡！眼看着子服一天比一天瘦，病得不成样子啦。老太太急得在屋里直转磨磨儿。

老太太正着急不知怎么办好，子服的表哥吴生来了。老太太一看，这回可好啦！当时就把那天子服逛庙回来，得了一场大病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。吴生听了，当时嘭的一下，这心蹦起来足有一尺多高。多亏嗓子眼儿细呀，要是稍微粗点非蹦出来不可，掉在地上还得蹦三蹦。好嘛，成皮球啦！这是怎么回事儿呀？他吓得呀！因为他知道，姑妈到四十九岁才开怀儿。这叫人到四十九，还能有一有，结果得了个宝贝儿子。这王子服在老太太面前，那真是一朵眼前花儿呀！从小娇生惯养不说，姑夫去世以后，老太太是家有千顷地就守着这么一棵苗哇！王子服要是有个好歹，实在是担待不起。他想到这儿，忙安慰老太太几句：“姑妈，我看看他去。您放心，我有办法。”吴生来到书房，没言语。把门轻轻推开这么一瞧：子服正在床上躺着，手里还摆弄着一枝干枝儿梅。虽然梅花已经枯干，可是花瓣儿还没有完全脱落。子服两眼直勾勾地看着这枝梅花，一个人在那儿傻笑。吴生看罢，叫了一声：“表弟！”这一叫

不要紧，可把子服吓了一跳，慌忙把这枝梅花，小心翼翼地藏在枕头底下，想要挣扎坐起来。吴生赶紧用手把他按住：“别起来，躺着吧！”然后又顺手搬过来一把椅子坐在他的旁边。这才问：“表弟，听说你闹病了。什么病呀？”子服一笑：“啊！……要说也没什么大病。”“什么？还没什么大病哪！看你都瘦成什么样儿啦，盖张纸都哭得过了。听说请大夫看，也是医治无效。我看这心病还得用心医，难道说表弟你还有什么心事吗？”子服的脸一红，忙说：“没……没什么！”吴生说：“你还瞒得了我？我不单比你大几岁，又是个作买卖的。什么事我看不出来呀？我看你一定有心事！你要说没有，那你手中的那枝梅花是怎么来的呀？”“这……”王子服好比在大风天里吃油炒面儿——有口难张。大馒头堵嘴，没词儿啦！他是吭吭哧哧，脸也红了，真是有点不好意思啦。吴生说：“得了，你就说吧！谁不知咱哥儿俩是无话不说，俩人长着一个脑袋，你有事能瞒着我吗？”吴生就这么一唬一套，子服可就全招啦。就把那天在上元佳节逛娘娘庙，半路上遇见两个女子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。吴生听完以后，故意哈哈大笑：“哈哈！……我当什么事哪，这有什么可为难的呀！虽然咱不知道这两个女子姓什么、叫什么，可我一打听，就能打听出来她是谁家的姑娘。方近左右三十里、五十里、百八十里地，可以说句大话，没有不认识你表哥的。再说上元佳节主仆二人逛庙，没坐轿子、也没带更多的仆人，可见不是什么大户人家的子女，咱们也不是高攀不上。你把心放宽喽，这门亲事包在我身上了。不能说不费吹灰之力吧，也可以说是手拿把攥。你要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尽快养好你的身体。我也不耽误了，现在我就回去给你打听去！”子服听罢，噌的一下坐起来了。嘿！这病当下见好！

他找鞋下地，非要送他表哥不可。子服一直把表哥送出书房外，要不是吴生紧拦，还要送哪！吴生把子服拦回书房，来到上房回禀姑妈：“姑妈，表弟的病，是这么这么得的。经过我这么这么一劝说，他现在大为见好。您放心得了，这病交给我啦！”老太太一听非常的高兴，咯噔一下，把心可就放肚子里啦。

吴生告辞回家，暂且不表。单说王子服，他心里一痛快，吃东西也就香啦。由打这天起，他是一天比一天好。老太太一看儿子，腮帮子肉也嘟噜下来了，小脸蛋儿也红朴朴的，乐得连嘴都合不上了。王子服是每天打听表哥来了没有，盼望着他表哥带来消息。

唉！这一天吴生真来啦。一见表弟的病好了，心里特别的高兴。哥俩儿谈了会儿闲话儿，子服可就问上了：“表哥，那件事你打听的怎么样啦？”吴生心里说，我上哪儿给你打听去呀？我当时是给你点儿宽心丸吃，你病好了就得啦！刚要张嘴，可又一想不行，我表弟是个实心眼儿的人，要是把实话告诉他：我上回是诓你哪！他的病要是再犯了。我可怎么办呀？当时眼珠一转，又编了套瞎话，满面带笑地说：“表弟，我真打听着了。你猜怎么着？还不是外人，是你大姨的闺女。看来这门亲事算没的说了。”子服一听，心里这份儿的高兴呀！冲着吴生，又是作揖，又是鞠躬。真是一躬到地，九十度哇！要没这两条腿挡着，非来个前空翻不可。他是一边作揖一边说：“表哥，您多辛苦！您多受累！您多……”吴生说：“别忙。这门亲事暂时还定不下来，因为有点内亲的嫌疑。血缘太近，不宜成亲呀！”子服一听，又要吹，两腿发直，吓！跌坐在椅子上，呆若木鸡。吴生一瞧，当时就一哆嗦。哎哟！我的妈的妈

姥姥，要捅漏子。赶忙改口：“表弟，不要紧，我想办法。甭管怎么为难，我也得让这门儿亲事定下来。”子服这才转忧为喜：“表哥，我大姨住哪儿呀？”吴生心说，我哪儿知道哇？为了应付子服，就瞎编了个地方：“离咱们这儿不远，小里三十，大里二十五，就在西南山里边。”哥俩儿又聊了会儿天，子服再三拜托。吴生点头应允后，才起身告辞。吴生这回一走哇，可又没信儿啦。

老太太从吴生嘴里得知，子服的病是因为在娘娘庙碰见了美貌婣娟，想娶媳妇得的。老太太琢磨来琢磨去，可也是呀！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嘛！孩子大了想娶媳妇，这也是常情。要不怎么和尚还有还俗的，尼姑还有思凡的呢！嘿！这老太太还够开通的！想到这儿，拿定主意。我给他提门亲事，岔乎岔乎也就过去了。可是左提一个，跟子服一商量不行。右说一个，子服还是不要。子服每天看着这枝干了的梅花，盼望着表哥带来消息。哪知道他是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没信儿。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，杳无音信。子服实在等急了，提笔给他表哥写了封信，交给老管家，让派人送去。不到半天的功夫，派去的人带来一封回信交给子服。王子服打开一看，表哥在信上说：最近买卖太忙、无法脱身。至于所托之事，还没有前去。望多鉴谅！子服看完，这个气儿不打一处来。心里说，表哥呀表哥！咱们哥俩儿不错呀！你跟我说的挺好，可就是不给我办去。你买卖再忙，连提趟亲事的功夫都抽不出来？再说啦，你的买卖要紧，我的亲事就不要紧啦？你呀！根本没把我的事放在心上。噫，真是万事求人难呀！可他又这么一想：我也是，干嘛非等我表哥哪！西南山离这儿又不远，我何不自己去一趟呢！想到这儿，他把主意拿定。当天晚上，他老早就安歇

了。

鸡刚叫完头遍，王子服就起来了。漱洗已毕，他袖藏梅花离开了书房。来到大门一看大门还上着呢，自己也没敢惊动门房。咯得儿，咯得儿把上、下门插关儿拉开了，下了门栓。吱扭，打开了两扇黑漆大门。这一响不要紧，“啊——嗯！”门房老头儿醒啦！“谁呀？”子服答应一声：“我！”“噢，是少爷呀！这么早您干嘛去呀？”“啊！……我解手去。”“噢。”这门房老头儿睡得迷里迷糊，翻个身，“齁……”，又着啦！他不想想，这句话说得不象话呀！这么大院子没厕所，非得到外边解手去呀！子服出了街门儿往村外走，就听村口吆喝一声：“硬面饽饽！”硬面饽饽是什么呀？是用糖水和面烙的火烧，有圆饼形的和手镯子样儿的。这种东西专门在夜里，由小贩走街串巷卖给吃夜宵的。天一亮，他们就全收了。子服一听还有卖硬面饽饽的，知道起早了。因为一到五更天，卖硬面饽饽的就都回家了。子服想：哎！早点儿就早点儿吧，早去还能早到哪！想到这儿，他出了村口，就奔西南下去啦。走了半天，离家足有二十多里地了，天才大亮。子服一看四周，好美的景致呀！群山环绕，满山的翠柏苍松，犹如身入画境。他顺着一条蜿蜒的小路，往山上走。翻过一道山梁，往下一看，有个小村庄。庄子不大，有十几户人家。这个小山村的绿荫深处，桃杏花开。子服心想，说不定我大姨就住在那儿，于是他顺着小路走下山来，进入村庄。

子服进村细这么一瞧，这个小山村太清静啦！可就是房子不太讲究，都是茅屋草舍。他又往前走，看见了高大房屋。四周树木成林，百鸟声喧，看样子是个大户人家。走到近前见两扇黑漆大门，一扇开着一扇掩着。院子里的桃杏花枝，探出

墙外。子服这时觉得有些腰酸腿疼，可也不敢走进门去。有心打听打听吧，可又看不见人，看门口道旁大树下，有块青牛石。他走到石前，掏出手帕掸了掸上边的土，坐下来休息休息。功夫不大，听见一阵细声细语：“小荣，小荣！”这声音是由远而近，随着声音，由打院子里跑出来一个年轻的女子。子服抬头一看，哎呀！不是别人，正是上元佳节在娘娘庙路上所见到的扔梅花的那个姑娘。只见她手里拿着一枝杏花，看样子好象是在寻找别人。这姑娘跑到门口，一眼看见了子服。见子服是中等身材，白生生的脸蛋儿，两道黑眉似剑斜插入鬓，一对朗目皂白分明，鼻如玉柱，牙排碎玉，唇似红朱，两耳相称；头戴一顶青缎子秀才巾，顶门上钉一块长方形白玉；身穿兰缎子的长袍，腰系红丝绦；福字履鞋，白袜子到膝盖。一看就知道是个念书的，好一副秀才的模样。姑娘当时冲着子服噗哧一笑，回身便跑，嘴里喊着：“小荣，小荣！”跑进门去，拐过了影壁。再说王子服，心里嘤嘤地一阵乱跳，不由得暗想：妙哇！本来我也没来过，到这儿就找着啦！真是好极了，好极啦！只要出来个人，我一打听我大姨，这事就算行啦！可是他等了足有一个时辰，里边没人出来。等得实在不耐烦了，站起来在门口来回踱步。走累了，又到石头上坐下。心想干脆我上前打门，又一想不行。我怎么说呀？连我大姨家姓什么，我都不知道哇！看起来这事不怪别人，要怪我的表哥。他要是来了，就没这些麻烦事了嘛！想到这儿，他的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大门。他从半夜到现在，饭没有吃，水没有喝，可他一点不渴不饿，把这些全忘啦！天过中午以后，突然发现院墙头上有人探出头来张望，仿佛是个女子的模样。等子服跑过去，抬头一瞧哇，什么也没有！再回到青牛石旁一看，脑袋又探出来

了。就这样一连好几次，都是兴奋地跑过去，又懊丧地走回来。眼看太阳快偏西，打里边走出一位老太太，来到子服的面前。子服一看这位老太太，年纪就在六十多岁。花白的头发挽在脑后边；身穿古铜色的长袍，腰系鹅黄丝绦；手扶拐杖，脸上皱纹儿堆垒。老太太眼神挺好，上下打量子服以后，问道：“这位秀才打哪儿来呀？我听说一清早，你就到这儿啦！就在这块石头上一坐。到这儿干什么来啦？是有事儿还是找人哪？”子服急忙站起身来，深施一礼：“老人家，我到这儿是来找人的。”“噢，找谁呀？”子服说：“找我一门亲戚。”“什么亲戚呀？”“找我大姨。”“什么？找谁？”老太太今天有点上火，耳朵发背。子服大声说：“找我大姨！”“噢，你大姨家姓什么呀？”“这……”这一问可不要紧，子服这个那个半天也没说上来，把脸憋得通红：“我……我还不知我大姨家姓什么！”老太太直叹息：“唉！嗟儿嗟儿，你瞧瞧。怎么连你们亲戚姓什么都不知道哇？我看你纯粹是个书呆子！你看看，天都什么时候了？再呆会儿就黑了，就知道在这儿坐着。一会儿来个豺狼虎豹的，把你吃了，可怎么好哇！得啦，跟我家来吧！家里头有床铺，还睡得下你。甭管吃好吃歹的，反正有你的饭吃。等明天早晨你再回去，到家里问好你大姨家姓什么再来找。别马马虎虎的啦！孩子，随我来吧！”子服一听，心里是格外的高兴：一来天色已晚，在这儿可以休息一宿吃顿饭；二来还可以乘机接近丽人。他连连道谢，紧随老太太走进大门。

王子服进院一看，当中是一条汉白玉石铺的甬路。拐过影壁，甬路两旁栽松种竹。走了一箭多远，拐弯进了一座院落。噢！这院子真够宽阔，是个大四合院：五间北房、五间南房，三东、三西。院子里有藤萝架、葡萄架，两个大花架。桃杏花开，